穿透文字的是思想力量

——追忆阎肃老师

田 震

偌大的舞台,灯光璀璨,二〇一五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颁奖台上,为何不见您的身影?您没有来,您去了哪里?

仿佛就在昨天,您还出现在人民大会堂歌剧《江姐》一千场演出现场,与熟悉热爱您的观众引吭高歌《红梅赞》;从参加完成纪念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的组织策划,您又激情满怀投入到完成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文艺晚会《胜利与和平》的创作任务。

从军从艺六十多载创作了一千多件作品;从一九八六年开始,参与和策划了数十台春晚,您用智慧和勤奋灿烂了舞台,为中国百姓年夜里的万家灯火送去欢歌笑语,为我们伟大的时代讴歌。

今天,您没有来,没有亲自来到现场接受人民给予您的、一位人民热爱的德艺双馨艺术家最崇高的荣誉和敬意!

您再也不会回来,静静地走了,永远地去远行。官兵和战友们为您送行,社会各界为您而来,用您创作的歌曲寄托着对您的无限哀思和怀念。

二〇一六年初春,著名艺术家、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创作员阎肃走完了他八十六岁精彩人生。

忽然想起那句充满哲理的名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阎老用一生诠释了一位德艺双馨的人民艺术家的信念追求,以赤子深情不朽的作品拥抱着祖国的山水、大地。

您在《似水流年》中写道:

人的一生,算算,能有几天,

人的一生,想想,不过三天。

过去的是昨天,跑来的是明天,正在走的是今天。

不要忘记昨天,认真对待明天,好好把握今天。

……

如歌岁月,似水流年,

但愿到了明天,今天已成昨天,我依然在你心间……

是啊,今天已成昨天,而您以一片丹心、一腔热血、一身正气留在人们的心间,您创作的一部部经典作品是爱、是暖,是不可更改的信念与情怀。

没有大爱的胸怀怎能把基层官兵装下?没有挚爱怎能创作出带着热血豪情的冲锋号角?没有真的热爱怎能让边关冷月照暖边关战士的心房、赢得官兵的喜爱?歌曲《我爱祖国的蓝天》、《军营男子汉》、《长城长》,歌剧《江姐》、《党的女儿》,在您作品的字里行间,我们读出了您对祖国、对人民、对人民军队的赤子情怀,也品出了您那高贵圣洁的挚爱深情。

就在前些天,我翻阅着以往的资料,忽然看到您熟悉的笔迹。那是一页十六开的白色打印纸,纸上的一面写满文字,另一面的三个字中,其中一个字被涂掉。记不得是哪一年,但却清晰地记起,多年以前,我刚到《空军报》工作时间不长,在负责文化宣传报道中,作为《文化长廊》专版的责任编辑,我们栏目策划邀请了空军文化名家为开栏寄语,很快,阎老就写好传来,并在电话的另一头朗读起来,抑扬顿挫,念完了还跟上一句:“怎么样啊?”我在电话的这头感慨万千,无以言表,连声说“太好了”,而心里却是对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大家的敬佩和仰视。

阎老后来创作任务非常繁多,但只要是部队基层官兵求教,他都会认真回应,他把基层官兵的要求看得很神圣很重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热爱基层,阎老用一生在践行。阎老始终坚持赴高山海岛、到边防一线,即使到了八十岁高龄。官兵热爱他,他敬畏官兵,他说基层是他创作的源泉,我以为这更是他人格的高贵,是一名空军老兵对党的热爱、对人民空军的热爱。

敬畏文字,唯有高贵的人格、高雅的品位、高尚的精神追求汇聚起思想的力量,才能创作出有生命力的精品力作。

认识阎老是一个偶然的时段,那时,阎老常被请去参加全军大型纪念晚会创作组,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与创作组的同志在一起 。因为阎老在空政文工团工作,可以说是空军的艺术家,我也是空军,阎老告诉我,他是我们河北保定人,曾就读于保定师范附小。我知道阎老当年就读的学校,早已成为河北省青少年爱国教育基地,于是我和阎老拉起家常。也自此,特别关注阎老的作品,也才有开栏寄语的邀约。

行进在新闻路上,作为一名记者,忘不了那些曾经因工作而相识并给我教导的被访者。我曾在一本书的序言里写过,感谢文字,感谢我的被访者,他们对生命的理解,无法以年龄而论,却可以以生命的质量和人生的价值去解读。因为采访,我见到了高尚和美好,也使我有机会与无数美好的心灵对话,我敬重他们、仰视他们。

不能忘记,二〇〇一年在空军蓝天剧场大厅里的一幕:作为艺术指导,阎老和著名作曲家羊鸣、词作家张士燮三位老艺术家常一起坐在剧场外的大厅里,时而,听着剧场里传来的伴奏旋律,时而,交流着各自的看法和修改意见。我因报道任务,那一段也多次往返蓝天剧场和编辑部之间,也常听艺术家们锋利的思想和独特的创作视角。

有一次,我把采访的有关内容送到阎老面前,请三位老艺术家审定把关,阎老竟大声说:小田写的,不用看了,不用看了,可以发报纸了。最后还会缀上一句:我们信得过。这是莫大的信任和鼓励。当时,对一个年轻的记者有什么比这信任更大的褒奖呢。这句话常清晰地在耳畔响起。但是,随着阅历的增长,在以后的工作中,却愈来愈感觉到这信任不仅是鼓励和褒奖,更是对记者的一种工作态度的严格要求和期望,那就是以扎实的新闻作风坚守新闻的党性原则和新闻真实的要求。还记得一年前的一件事,快到新年的时候,阎老看一张报纸转载的一篇文章,其中某处不准确,当即打电话跟我交换看法,当得知是我写的那篇《空军蓝与红岩精

神——关于歌剧〈江姐〉的回忆》,并确认因转载臆断改了原作标题所致,我才释然——没有辜负一位老艺术家当年的信任与鼓励。阎老的认真精神我并不意外,可八十多岁仍然坚持报纸的阅读令我敬佩。

平心想来,其实,多年来,无论是当记者还是做领导工作,愈加体会到,对于一个新闻记者而言,心无旁骛,执着坚定,恪尽新闻的真实、准确,是必须具备的素质。

当然,无论记者还是作家,也无论是怎样的文学艺术创作和研究,只有坚定信念,脚踏实地地深入基层、亲近基层,才能创作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位、有情怀的作品。

永远追随时代,为时代的前进击节而行;踏着强军路的铿锵步伐,高歌而行,洒泪而行,才会有无愧于时代、无愧于民族、无愧于军队文艺战士,也无愧于自己的文字和篇章。

穿透文字的是思想力量!

如歌岁月,似水流年,今天已成昨天,但我深信,阎肃的名字将伴随着他的歌声和作品永远留在人间。

忽然涌起一种认同:阎老是智慧的。

智慧点亮人生!

雁阵报春来

田 牧

一

北国。早春。
明月。蓝天。
柳芽未探枝头,
霜色月色难辨。
忽闻刷刷振翼响,
惊望雁阵来天半!

二

啊,雁阵!
队列严整,
高天一线。
鸣叫声声,
如号角频传。
不恋江南芳草地,
不恋水乡艳阳天;
借得明月照征途,
早来塞北报春天!

问雁阵:
此行何处是起点——
南国竹林,
中原苇滩?
今宵哪里算一站——
塞外大漠,
边陲草甸?

三

一只只,
心相印;
一队队,
翅相牵。
不畏征途多艰险,
壮丽诗行写上天——
奋飞万里如“一”“人”啊,
战阵横空直向前!

量天的尺啊,
追风的箭!
报春的信使,
策马的长鞭!
雁翅击退寒冬去,
雁尾来把春风牵;
雁阵过处生意暖,
蓬勃春色漫人间——
只闻花香扑面来,
只听柳芽枝头绽,
只见寒冰化碧水,
千山抹绿百鸟欢……

四

一日之计在于晨,
一年之计在春天。
祖国英雄好儿女,
雁阵精神刻心间。
目送雁阵掠过金黄磨盘月,
热血涌,雄心勃发壮志添——

为我中华大地山青水绿晴空蓝,
为我广阔田野五谷飘香瓜果甜;
为我摩天楼厦巍巍林立白云里,
为我“美丽乡村”如诗如画遍山川;
为我银亮南水千里滔滔调北国,
为我钢铁长虹横跨大江飞彩练;
为我列列“高铁”纵横穿梭追闪电,
为我巨型银鹰振翼高翔上云天;
为我水下蛟龙海底深渊探奥秘,
为我宇宙天使遨游太空星月间;
为我强大国防海疆边陲威武亮神剑,
为我广交友好为人类和平发展做贡献……
雄关漫道从头越,
千山万水甩后边;
为实现美丽的中国梦啊,
千万行雁阵——冲向前!

黄芩煮茶墟里香

董 华

邑人宋公家骧,奇士也。虽曾“七品”加身,却与宦路不亲,唯以自烹、自享诗词为乐。晚华成绩之一《大房山樵歌》,遍咏京西草木,甚得我喜欢。翻阅篇什,歌黄芩在目。道是:

一捧黄芩一桶金,清凉解暑赛寻荫。杀青揉捻轻轻甩,沸水冲开君自斟。说的是往昔京西土俗,黄芩茶妙用、制法以及待客之道。

由这一首“樵歌”,联想少年之际,画面萌生的感情,难以平抑。

盛夏,爷爷、父亲和我从午睡中醒来,等待生产队敲响上工的钟声。这时刻干什么?饮黄芩茶。午间无风,高温气浪吞并土屋,寂静,不爱说一句话,也懒得睁眼。我们都赤着上身、光着脚,裤腿撸到了膝盖,仍觉得困热难耐。下午的活茬干什么?也许是钻玉米地,也许是积肥、起棚垫圈,都是些耗体力、出汗多的农活。地里半天儿无水喝,必须先把水饮足。爷爷午睡醒得早,提前熬了一大锅黄芩汤。他说:“喝吧,喝了解渴。”说着,端起了一大碗,一条腿翘着,坐在小仓柜上喝起来。我不是很情愿,但我要喝,因为下半晌挣几个工分的活茬正等着我。

我以前的文章也说过,我爷爷是个乡下奇才,他的很多本事至今我都认为神奇。说这黄芩吧,就显示出他的多知多能。我们村这块儿,因为海拔不够,不产黄芩,要采摘,就得到大山里去。挂锄儿时节,爷爷领我到山上割草,告诉了知母、荆芥、柴胡、益母草等多种药材,黄芩也在其中。

黄芩茶的制法么,凭记忆如下:先烧一口大锅,待锅底烧烫,把切碎的鲜黄芩抖进锅中。不停地抖,不停地将锅底搅匀。感觉着已经炒透了、炒干了,就将它搂出。再轮下一锅。至于一锅炒几遍,还有没有其他的搭配,我就不记得了。反正大体上和南方产茶区炒青茶方式差不多。炮制好了的黄芩,搁箱入柜,存放几年都不会走味儿。

必须得说黄芩茶的茶性。它不像宋诗人描摹得那么“萌”、那么浪漫,它就是北人解饮的土货,是过去的穷人想出来的、没有办法的办法。沏出的黄芩,颜色淡黄、清亮,极耐冲泡,有缈缈草香。难以猝饮不为别的,是沏出来的茶,茶棍儿个个竖着,猛饮,非常容易呛嗓,时不时地要将茶棍儿吐出来。现在有了新型茶具,中间带箅子,滤出茶汤,再喝就无妨了。

啥物配啥相。饮用黄芩茶,我以为还是使用大碗为好。一小盅,一小盅,那是饮“乌龙”“观音”,斯文慢啜。而饮北地之物,使用了大碗,方显豪壮,和一地古风连接起来。

有的事,我也想不明白,一种土货非得附加今人意识,以现代语式包装,黄芩茶即是一例。本来纯粹的东西,现在叫成了“黄金茶”,就觉得奇怪。改了名,显出现代人的聪明,但我也认为“搞笑”,反会使人知今而不识其本真。就如同一些风景区,本来自然风光很好,很得人观赏,却偏偏将有根由的土名舍去,换上浮浅的新词,并编造离奇古怪的传说附会,让自然景物蒙羞,使人乏味。

黄芩是一味古已熟知的药材,以其根入药。两三年草龄的黄芩根,便足有药性,味苦、性寒。历传具“清热燥湿、泻火解毒”功效。农人使之饮,已足见大巧若拙的聪明。

黄芩,在东北、西南、中原多个省区分布。因其耐寒、耐旱,北京的山林地区广有种植,有地儿还上了千亩、万亩的规模,形成了产业。此新业态,不唯我动情,樵歌老人宋公亦意绪翩翩,拾笔纵横,新填得一阕《谪仙怨》,仍道咱的黄芩。顽童一般心机出现,恳恳文辞煞是好玩:

清泉碧野蓝天,墟里依依岚烟。入雨山乡踅步,心疑茶魄迁寒。

紫唇情送一吻,红袖添香缠绵。普洱倾心发问:何时来我边滇?

蔼蔼老者至此尚持童心,我们的游客真应该到山乡里来,看一看吸天风拄地气的千万亩黄芩是何等气势——它不会弱于千万亩葵花、油菜花的好看。至于饮用它么,我建议你就用粗瓷大碗量,起劲儿地喝,喝出一脉相传的豪气,喝出乡愁的记忆。切不可像“男人做闺声”那样,小口儿慢饮哟!

朝花夕拾

我认识的第一个农民

萌 娘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人单纯,党号召与工农打成一片,人们会一心不二地执行。父亲就是一个与工农打成一片、兢兢业业为人民服务的公务员。父亲母亲多次下放劳动,他们便有许多工农朋友。

哈尔滨郊区新发公社有个农民叫李太发,人长得高高大大,浓眉大眼,两腮红红的,城里人把这种脸色叫“红二团”的。新发公社要办奶粉厂,李太发找爸爸买钢材,爸爸帮他找市长批件儿办成了,但是一分钱的好处没拿过。以后李太发念念不忘,有时候来看望我们,每次来都带一点苞米、蔬菜什么的直接送到外祖母家。但是我不喜欢他,因为他的牙很黄,鼻毛长到鼻子外面来了,说话粗声大气。有一次,我正和几个孩子在院子里玩跳格儿,就看见李太发带着一个孩子进来,他提着半麻袋什物,东瞅西望地说:哎,好像是这里。丫头,我打听贺铨儿家在这里吗?我一眼就认出他,却不想理他,我不愿意让我的伙伴们看出这个黄牙又土气的乡下人和我家有什么瓜葛。这时,那个男孩又说,你知道贺铨家吗?我突然学着外祖母的腔调说:贺铨也是你叫的?

那叫什么啊?那个男孩不知所措地说。

叫“三姐夫”,小二在我旁边插进来说,叫“他三姐夫”也行。小敏说,不对,他得叫“三姨夫”。

哎,这不是贺铨儿的丫头吗?李太发说,你爸呢?

我又看见他的黄牙了,我说,我不认识你!然后转身就跑进一楼兰英家那个漆黑的走廊猫起来,我从那里悄悄看着他走进外祖母家的楼梯间后才跑出来,和几个小伙伴又接着玩起来。等我玩累了回家时,想不到李太发还在家里。他依然笑呵呵地对我说,丫头,你跑什么?你看不起农民啊?没有农民你上哪儿吃粮食啊?

去粮店买啊!我说。李太发哈哈大笑,我不喜欢他嘲笑的眼神,我又说,我们粮店就在十三道街,不信你去看呗。

外祖母向我使使眼色,意思是大人说话,孩子必须离开。我正巴不得借此溜走,我一开门进里屋了。后来妈妈知道了这件事,那天她在西窗前的条案上补袜子的时候叫住了我,很严肃地对我说,你怎么能看不起农民呢?那是资产阶级思想。

什么农民啊,大黄牙!我说。

你再大声点儿,让全院都听见吧!妈妈小声而严厉地说,她边说着边推上了西窗。不许污蔑贫下中农,妈妈又说,贫下中农是无产阶级、是革命同志。妈妈又低头缝起袜子来:雷锋是怎么说的?对待同志……

对待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我背诵起来:对待敌人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

妈妈不吱声了。六十年代人与人之间简单,不是同志就是敌人,不是白的就是黑的,人们都这样看世界,整个中国人的思想都像六十年代的模子压出来的饼干,统一而简单。李太发送苞米那年,大约是在我小学一年级的暑假。后来在“文革”中他又来给我们送过苞米,大约是一九六六年或者一九六七年。

那天,他一进外祖母的院子,正看见院儿里卖皮子家的小五儿拿着树棍比划着要打我,李太发高喊一声:嗨!小子!放下!你敢动手你!小五儿一愣,突然指着我说,她爸是黑帮!李太发一把抢过树棍儿说,人家是黑帮,你是什么?

我,我家是中农。小五儿说。

他家不是中农,我说,他家是卖皮子的,是小业主。

李太发突然笑了,小杂种×的,你见过农村吗?你还中农?我是贫农!你要敢打人,我把你踩出屎来。

卖皮子家小五儿撒腿就跑,李太发看着小五儿跑远了,扔下树棍:这熊孩子!他拍了拍我的头说,丫头,回家吧!说完他转身自己上楼了。我愣愣地站在院儿里,第一次知道贫下中农这么有力量,我真感到扬眉吐气,我永远记得李太发那红二团的脸腮,那双淳朴而真诚的大眼睛。

从此,我开始敬佩农民了,我似乎明白了为什么要“向贫下中农学习”,我懂了不能小看任何人。二十五号院八十四户人家,谁家几个孩子、干什么的、和谁结婚、是什么成分我都知道,因为外祖母是居民组长,谁家有事都来找她。

二十五号院西楼上的袁恩发是个资本家,可是他儿子蒙却在哈尔滨机车车辆厂当工人。哈尔滨机车车辆厂是一八九八年建的厂,自从修建中东铁路就有了这个厂,它是哈尔滨最老的国有企业,上世纪五十年代毛主席视察过这家厂,谁要是在这家厂里当工人,那真是无上光荣。蒙每天上班骑着一辆旧自行车,穿着蓝色劳动布的工装,左胳膊上戴着红卫兵袖标,那个意气风发、目光炯炯,我们都很羡慕他。有一次,蒙他妈给我家送来车辆厂文化宫的电影票,说是蒙拿回来的。我觉得工人阶级就是有力量,蒙就是贵族,贾宝玉大概就是他这样,很潇洒很英俊,一副当家做主的样子。那就是工人阶级给我的最初印象。

如今那个车辆厂已经没有了,车辆厂后面的三十六棚也拆没了,三十六棚是地名,因为新中国成立前那里住着一千多工人而得名。不过六十年代工人们在工厂院子里建了一座毛主席全身铜像还保存着。

二〇〇三年开发房地产时把车辆厂拆了,只保留了水塔、铜像和毛主席视察过的那个车间旧厂房。这样一来,毛主席铜像从工厂大院里走到了大街上。前年回哈尔滨去三表哥家,他家就住在爱建新区,那里建设得就像欧洲小镇。在街角处,我看见了那个快被林立高楼淹没的毛主席铜像。三哥说,那就是当年车辆厂院子里的毛主席像。我简直不敢相信,那尊铜像怎么那么小了?

前年国庆回哈尔滨,一个傍晚走过爱建,我突然看到有两个老人在铜像下面烧纸,火光照亮了他们的白发和眼睛。他们手里拿着一根树棍不停地翻着火中的纸钱,目不斜视。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是当年车辆厂老工人,但是我久久不能忘记燃烧在他们目光深处的火苗。后来我看见一个电子邮件,这些文字就仿佛在铜像下火光里烧过一样,字字滚烫——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毛泽东时代是工人阶级当家做主、扬眉吐气的时代;是社会财富分配基本公平,干群关系如鱼水的时代;是米面飘香、肉类蔬菜味道纯正、没有三聚氰胺地沟油的时代;是山清水秀天蓝,不必担心吃有毒食品的时代;是娼妓嫖客黄赌毒被清除,血吸虫瘟神被送走的时代;是住房有分配,医疗有公费,上学无学费,退休给养老费的时代;是农村有五保户、有赤脚医生、有宅基地、有自留地、有免费学校的时代。毛泽东时代没有企业家,企业就是我们的家,我们企业什么都有:中学、小学、幼儿园,宿舍、食堂和医院,我们有共同的社会主义理想,我们为自己劳动,不是给资本家打工。毛泽东时代没有化公为私“一夜暴富”之人,没有靠歪门邪道疯狂掠夺的亿万富翁,没有昧着良心坑国害民的猖獗败类,没有资本家干涉干部任免,没有包情人养二奶官商勾结,没有大笔赃款转国外……

我看见这个邮件的时候,一次次回想起火光映照的眼睛,那是一个时代的眼神。当时中国工农眼睛里的那种自信、那种淳朴、那种当家做主的眼神,已经久违了。

凭海临风